

五河

□墨凝

五河的上游叫四河,下游叫六河、七河……大河每流经一个村落或一段距离,就有一个新的名字。这些数不清的小河流都是通肯河的支流。通肯河全长180多公里,流域面积8120多平方公里……

通肯河流经我儿时村庄的那段,叫五河。可以说,五河是我童年时成长的乐园。五河在村西拐了个镰刀形的弯儿,拐弯处河水清冽,流速舒缓。阳光就像碎了一河的音符,在变得细腻的波纹中抒情;蜻蜓在清新的空气中,无声飞过。中午的河岸上,我们都变成了泥猴子,全身涂抹黄泥巴,脸上只露出两只眼睛。我们呲牙咧嘴,吓唬岸边吃草的老黄牛,老黄牛似乎已司空见惯,依然慢腾腾咀嚼着。扑腾扑腾我们跳进河里,“哗哗……”身后是老黄牛意味深长的叫声。

靠近村头,五河辽阔起来,河水更加清澈,望得见河底黄色的砂石。几个女孩喊着歌谣“蚂蝗,蚂蝗你过河,东打鼓,西打锣……”几个小女孩在河岸草丛中采来蒲公英,就往蹲村头河边洗衣服的女人堆里跑,河边洗衣服的女人堆里,有她们的母亲、姑姑、姨妈、姐姐……她们要把这鹅黄的小花儿,插在亲人的头上。河边洗衣服的大姑娘、小媳妇,用棒槌在石头上锤打着衣物,天上的彩云倒映在水中,她们就像捶打着满天的云霞……

秋天,水凉了,不能下河洗澡了,我就跟在父亲的身后去河边割蒲棒草,此时的蒲棒草比夏季更加葱绿,蒲棒草的果实是酱色的蒲棒,酱色的蒲棒被父亲用镰刀割下,几束捆起来,我抱在怀里。回到家,一束束的蒲棒被插在屋檐下,慢慢风干,直到正月十五撒灯才取下来,蘸上柴油,一根根点燃,插在雪堆上,插在冰冻大地的缝隙中……从院中一直插到大门外,五河蒲棒撒下的灯火,燃烧得持久而明亮。

五河的岸边生长着一簇簇河柳,河柳及其柔软,微风一过,五河挑逗似的泛起浪花,河柳蜻蜓点水般刚刚碰到水面,浪花便远去了。

那一年奶奶病了,瘫在了炕上,爷爷没日没夜地陪着奶奶,从没做过饭的爷爷,学会了做饭,炒菜,编筐。吃过晚饭,收拾完锅碗瓢盆,爷爷拿起挂在屋檐下的镰刀,走向五河,从五河两岸割回几捆柳条,然后坐在屋子中央,一边照看着奶奶,一边就着窗外照射进来的月光,编织大大小小的柳筐。然后把这些柳筐分给左邻右舍的乡亲……抱柴草、装土豆、扒苞米、装干菜……都用得着这些柳筐。最小柳筐只有拳头大小,一个个挂在爷爷家的屋檐下,像一朵朵生活的浪花,生动着乡村寂寥的时光。

我上初中的那一年,小村开始在五河里沤麻秆,小鱼小虾被沤麻秆的气味呛得浮出水面,五河开始浑浊。河边再听不见母亲的棒槌声,也听不见女孩“蚂蝗、蚂蝗你过河”的童谣……河边婀娜多姿的河柳不见了,却突兀地隆起了几座坟包。沿河走向的大坝被挖得支离破碎,河岸草坡被牛羊践踏得板结,顽强生长的小草,干干巴巴地在风中颤抖。

五河日渐消瘦,瘦得冬天也无法在打出溜滑,更无法在冰面上打杂儿,可五河的脉搏顽强地跳动着:拳头大小的一个泉眼,咕嘟咕嘟不断往外冒着清冽的泉水,这眼泉水就像五河气若游丝的生命,流淌着希望。

今年8月,离家多年的我,回到了故乡,又见到了梦里流淌的五河。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五河不知何时获得了新生。一条充满生机的大河,河面比从前任何时期都辽阔,河里飘着蓝天与白云,河道两岸一排排挺拔的白杨,给人仰望的高度。倾听五河浪花欢快的絮语,我真想一个猛子扎进河里,尽情畅游……



石磨盘和石磨棒

□ 辛玮

牛场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牛场村西南,西距渤海国上京龙泉府故城址4公里。遗址坐落在牡丹江南岸一级阶地上,前临盆地平原地带。海拔约为200米。遗址面积南北长300米、东西宽200米。1958年秋,黑龙江省文化局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面积为60平方米,出土文物千余件。

遗址地层较为单纯,可分三层。表土(耕土)层,深15-30厘米,无遗物。文化层,深80-130厘米不等。此层中出土大量夹砂陶片,小型陶器、石器和兽骨等。此层为灰土,文化堆积厚薄不一,厚者达1.3米,薄者仅0.8米。可划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多出小型器物,而下层多出大型器物。最后为黄土层,即原生层,无遗物。牛场遗址从其分布面积之广,文化堆积之厚,出土遗物种类繁多,及石器、骨器制作技术较进步等诸多因素来推测,应该是一处铁器时代居住址。

石磨盘和石磨棒于牛场遗址出土。磨盘、磨棒均用红褐色砂岩磨制而成。磨盘呈马鞍状,两端上翘,磨面下凹,底平。长41.5厘米、宽22.5厘米、厚5-8厘米。磨棒为长条状,背面浑圆,磨面平整。长28.5厘米、宽11厘米、厚9厘米。磨盘和磨棒配合使用,是谷物加工工具,反映了该地区的原始农业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历史与考古研究价值。

牛场遗址从表土层向下至30厘米处,发现一堵石墙,用玄武岩石块砌筑。石块接缝处用黄土充填。石墙附近散乱着石块,是从墙上脱落掉的。墙残高、宽各0.5米、长5米。在墙的内侧出土有石斧2件以及大量陶片,还有猪牙、被火烧过的动物骨骼和被烧石块等。据上述情况判断,这里是当时人们的居住址。他们可能从事以渔猎为主的生活,石磨盘和石磨棒的出土,也是农业生产生活的标志。

(图文由黑龙江省博物馆提供)



黑龙江古代的“丝绸之路”

□冯前明



山路弯弯。

开拓中西交通的西北“丝绸之路”上,远去的驼铃声至今人们仍在聆听。可是,曾踏破荒原千里雪、连通东北广大地区、莽莽苍苍绵亘恒久的“黑龙江丝绸之路”,您了解多少呢?

您当然知晓“郑和七下西洋”、海上日月朗照的历史佳话。但也不应忘记,曾率舟师船队、洋溢着北方民族刚强沉郁精神的“亦失哈十下黑龙江”。

据专家探源考证,历史上有一条“东北亚丝绸之路”,古代,这条横贯东北大地、遥遥千里的漫长交通线,沿东流松花江,连接黑龙江中、下游,直抵黑龙江入海口的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和北海道。沿途驿站达到七百余处,无数蹄窝、辙痕融入山川。发源于长白山的松花江,为典型的平原河川,它的自由式曲流,留下了宽阔而平展的河道漫滩,既有水路,陆路可通,又可利用冰雪以狗爬犁、马爬犁往来,路路畅达,四时咸宜。这样的交通线,不仅在我国交通史上独具特色,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

这气势恢弘的交通线,形成年代久远,曾经有多种称谓,如唐代“黑水道”、辽、金时期的“鹰路”、元代的“狗站”,明代的“海西东水陆城站”等等。居住在松花江流域,黑龙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土著民族,利用这条交通线运送土、特贡品,称作朝贡道;而历代朝廷出于安边、招抚目的,则以金银饰物、粮米、丝绸、棉帛作为“赏费”,传播中原文明。到明代交通线鼎盛时期,《明实录》记载朝贡者“络绎不绝,动以千计”(《明宪宗实录》卷七)。及至满载而归,“行李多至千柜,少亦数百”(《明神宗实录》卷四九五)。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条交通线又可以称为古代东北黑龙江的“丝绸之路”,西南“茶马古道”相媲美。至少在一千五百年间,它承载着向东北传播中华文明的伟大使命。而金王朝据有北中国后,东北地区与关内黄淮广大地区成为一统天下,更大大促进了中华文明的传播与东北地区众多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

连接“东北亚丝绸之路”的“黑龙江丝绸之路”,《黑龙江省志·大事记》早有记载:早在公元前2249年(帝舜25年),分布在黑龙江东部地区的肃慎先民就曾派使者前往中原地区,向华夏部落大联盟的首领帝舜贡献“楛矢石砮”。这应该是“黑龙江丝绸之路”的开端。从古老的边疆少数民族水陆通道到唐代渤海国贡道、辽代海东路、金代鹰路、元代东北北路、明代海西东水陆城站、清代黑龙江将军丝绸之路线,以及发生在这条驿路丝路上的温庭筠《送渤海王归国》、鹰猎、徵钦二帝“北狩”、《永宁寺碑》和《重建永宁寺碑》、赏乌陵等,都是有史可证。“黑龙江丝绸之路”以不争的史实说明,黑龙江流域同黄河、长江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明代海西东水陆城站标志“黑龙江丝绸之路”达到历史的鼎盛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曾宣称:“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朕既为天下主,华夷之间,姓氏虽异,抚宁如

一”。并且多次阐述“圣人之治天下,四海内外,皆吾赤子,所以广一视同仁之心。朕君主华夏,抚御之道,远迩无间”以及“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等理论观点。朱元璋对于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采取“累加诏谕”的“柔化”政策,自辽东都司建立以后,居住在松花江、牡丹江、绥芬河以及黑龙江流域等地的“海西、建州、野人女真诸酋长悉境来附”。明永乐7年,又设置努儿干都指挥使司,北控黑龙江下游的锁钥地带,亦失哈率舟师船队沿驿路巡边、开丝路巅峰,就是明朝政府一系列治边措施的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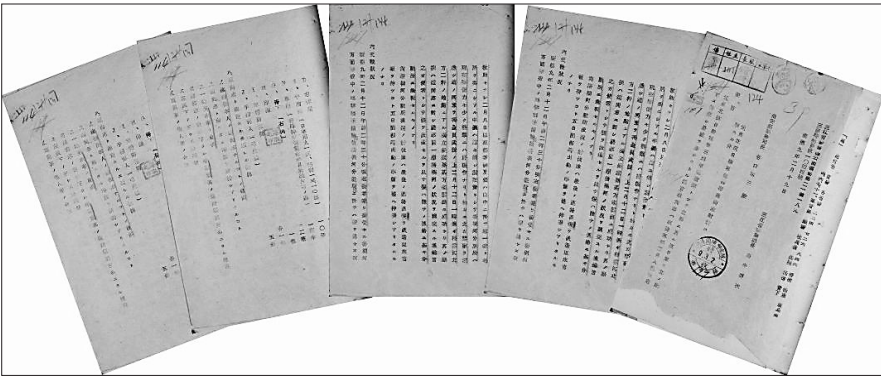
驿路代表邮政从古至今所承担的社会责任道路,丝路代表过去和现在中国连接亚欧大陆的发展道路。明太祖朱元璋说:“驿传所以传命而达四方之政,故虽殊方绝域不可无也。”海西东水陆城站由古驿路延续而来,至明永乐年间,承袭改建为横贯东北腹地的交通大动脉。据《黑龙江古代道路交通史》记载,海西东水陆城站的起点为海西底失卜站(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西拉林河畔花园屯古城),沿松花江、黑龙江而下,直达终点满泾站(在亨滨河口北岸东距努儿干城约5里处),全程5000多里。据史载,宋金时代,在这条古驿路上,两国使者、各族商旅络绎不绝。

明永乐9年(1411年)至宣德8年(1433)年,亦失哈以钦差大臣身份,出使努儿干地区达十次之多。亦失哈,女真人,通女真语、汉语,为明朝内廷督知监太监,后镇守辽东太监府。无论是北巡固边、文教教化、商贸往来、部族交流,都离不开一个“通”字,是以通为本。这也是古代驿路丝路的本来面目,国脉所系的真实内涵。

首先是通政。沿着这条古驿路,亦失哈率大型船队、千名官兵,多次巡视出航至黑龙江下游地带,运输大批“赏费”物资,进行“宣谕”和“安抚”,给边疆地区注入中原王朝的强大影响,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大一统”立下大功。历史学家论明之亡,有“明亡始于亡辽,亡辽影响明亡”的精确之论。明以稳定东北而长治久安,最后又以失东北以致亡国。与此相反,清以蓄力东北而得天下。

日伪档案记载赵尚志牺牲经过

□戴伟



日伪档案中记载的赵尚志将军遇害内容。

张是负责与敌人联络的特务,他认为机会成熟,就同意了。他离开队伍后,立刻到分驻所报告。

张锡爵走后,刘德山谎称去解手,走到赵尚志身后举枪射击,赵尚志后腰下部中弹,扑倒在地。他强忍剧痛,抬起手枪向正朝王永孝开枪的刘德山打去。刘德山当场毙命。凌晨2点30分,接到报告后,在梧桐河负责警备任务的县警察警备队长穴泽武夫和梧桐河分驻所所长李树森决定,利用夜色,将赵尚志部包围进行抓捕或歼灭。并召集12名伪警备队员、警察组成一支“讨伐队”,穴泽武夫任队长。2点40分,“讨伐队”在特务张锡爵的带领下,从梧桐河警察分驻所出发,直奔现场。当敌人潜行至距农家小屋约400米时,被赵尚志部发现,接着就是一场激战。战斗大约进行了15分钟,赵尚志和王永孝在负重伤昏迷中被俘,8个小时后壮烈牺牲。赵尚志将

军牺牲时年仅34岁。

此外,该档案还详细记载了判定赵尚志的依据:“1.逮捕后本人自供是赵尚志。2.身上带有赵尚志的印鉴。3.同伙王永孝谈到过。4.赵尚志的旧部下李华堂及其他降匪3名的认定。5.左眼下有月牙形的枪伤。6.相片和他的相貌相符。从前说赵的左眼是假眼,经证实不是假眼,据李华堂说,赵尚志左眼不是正常的,但有一些视力。”伪三江省警务厅送交伪治安部警务局的物件有:“1.赵尚志的首级。2.相片:A.赵尚志上半身像;B.赵尚志全身像;C.王永孝的首级;D.缴获品。3.赵尚志的印章。4.任职信。5.赵尚志携带的物品:手榴弹1个,皮手榴弹包1个,考尔特一号手枪一支,枪套1个。”

这份档案,为我们还原了赵尚志将军为民族独立、国家昌盛和人民的自由而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壮烈一瞬。



北国风

大咸菜

□李平

东北人喜欢在一些名词前面加上“大”字,比如:大葱、大酱、大馊子、大馒头、大饼子、大头菜、大萝卜、大棉袄……所以,理所当然,咸菜就被叫成“大咸菜”。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有一方人的生活习惯。在饮食口味上,讲究南甜北咸。东北人家腌制的大咸菜,一个字:咸。

东北人吃不惯南方的咸菜,淡了吧唧,甜了吧嗦,没滋寡味。当然,南方人也吃不了东北的大咸菜,杀舌头,呛嗓子,膈得慌……南方人好奇地夹些东北大咸菜放嘴里一嚼,哇,如同不能食辣之人,乘兴吃上一口辣椒,立马就拼命喝凉水、罐饮料,大呼上当,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再也不跟东北大咸菜较劲。

东北人家过日子,谁家都要腌制大大小小好几坛子大咸菜。秋季放在仓房里,入冬挪进厨房。一年四季,大咸菜是饭桌上的常客。东北人吃咸菜,是因为鲜菜不便储存,更因为喜欢吃咸菜的习惯已经深入骨髓、代代沿袭。

印象中,大馊子粥、大咸菜是我家的家常饭。面对经常出现的大馊子粥和各种大咸菜,高兴时,父亲就笑呵呵地说:“嘿,不错呀,四个菜呢……喝几盅!”于是,真的就着大咸菜喝上几盅烧酒。有时赶上心情不好,父亲则皱着眉头说:“又是大馊粥大咸菜,唉……一辈子不吃都不想!”这时,母亲就会嗔怪几句:“走道吐血——狂伤!饿上你三天三夜,你会跟猪抢食吃……”把我们吓得“咯咯”直乐。

腌咸菜多在秋季进行,基本上,啥菜都能腌成咸菜,我们村就有人家腌出了土豆咸菜。但是,主打咸菜要数“芥菜疙瘩”我们叫它咸菜疙瘩,腌好腌透后,能存放一年不变质,很多人家都用小缸腌。吃时,切成细条,再拌上香油或辣椒油,又脆又香。来年秋季,腌新芥菜疙瘩,就把陈的切成条晒干用酱油泡一泡就能吃。会过日子的人家,把腌芥菜的盐汤在锅里熬一熬,蒸发一下水分,用来腌新芥菜,能省一点盐,但是,芥菜疙瘩的口味比差了一点。很多人家腌芥菜疙瘩时,喜欢在上面腌一些芥菜缨子。芥菜缨子炖豆腐,是绝配,特别鲜香,曾是我家的保留家常菜。



腌咸菜。

东北大咸菜林林总总,五花八门。

大头菜、胡萝卜、大葱、辣椒等切成细丝,拌上盐,这叫“花咸菜”;鲜红的辣椒剁成沫,拌上盐面和味精,这叫“辣椒沫子”;茄子蒸熟,剖开,中间夹上盐捣蒜泥,是“蒜茄子”;角瓜切块蒸熟,每两块中间夹上盐捣蒜泥,这是“蒜角瓜”;韭菜花剁成沫,拌上盐面和味精,叫“韭菜花子”,适合吃面条、面片、疙瘩汤,涮火锅最合适。

我们最爱吃“油咸菜”和“酱包咸菜”。

望文生义,“油咸菜”就是放了油的咸菜。将芹菜、黄瓜组、茄子组、豆角组或豇豆角等焯熟,用炸熟的豆油和酱油拌好就成了,一般人家是很少腌的,就是腌了,也腌不多。那时,人们的肚子里都缺少油水,因此,见到有油的大咸菜,都会奋不顾身。油咸菜就那么一点点,总是最先被吃光。

母亲腌的“酱包咸菜”最好吃。大头菜的块根直接生腌;芹菜、辣椒、豆角等要焯熟,装进纱布口袋里便于取用,放入酱缸,腌透的辣椒,酱色,咬一口,里面能滴出油来。酱包咸菜好吃,但是,腌过咸菜的大酱,味道就寡淡了许多。后来,母亲想出了绝招:把咸菜放进坛子里,盛几碗大酱倒进坛子,再加上一些浓盐水,这样,既腌出了美味的酱香咸菜,又不影响大酱的味道,只是“白瞎了”几碗大酱而已。

诚然,鸡、鸭、鹅蛋腌咸,那是高档咸菜。可是,在我的童年甚至青年时期,谁家都舍不得多腌要换钱贴补生活,而且,都要可着老年人享用。因此,我们把各类腌蛋叫做“老头板”!

在百姓的思维中,盐是力量的“源泉”。小孩子刚会往嘴里扒拉饭,大人就培养他们吃咸菜、酱的习惯。所以说,东北人吃东北大咸菜,那是绝配,天搭,完美组合!

生活中,总有一盘一盘的大咸菜挥之不去。即使桌上摆着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吃起来也似乎少了点啥玩意……对了,就是少了大咸菜!

I 扫描关注
北国风

本栏目稿件由黑龙江省档案馆提供